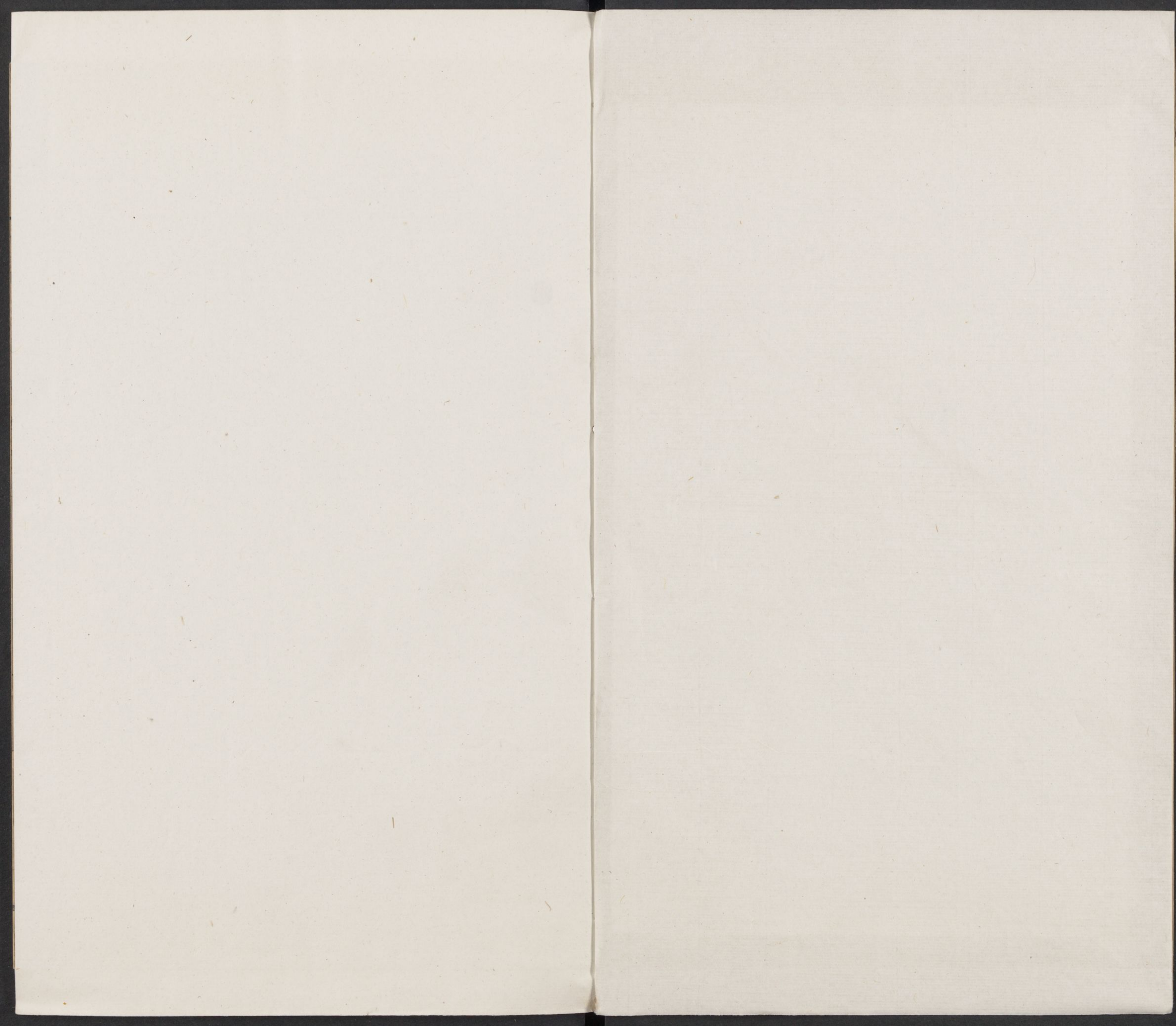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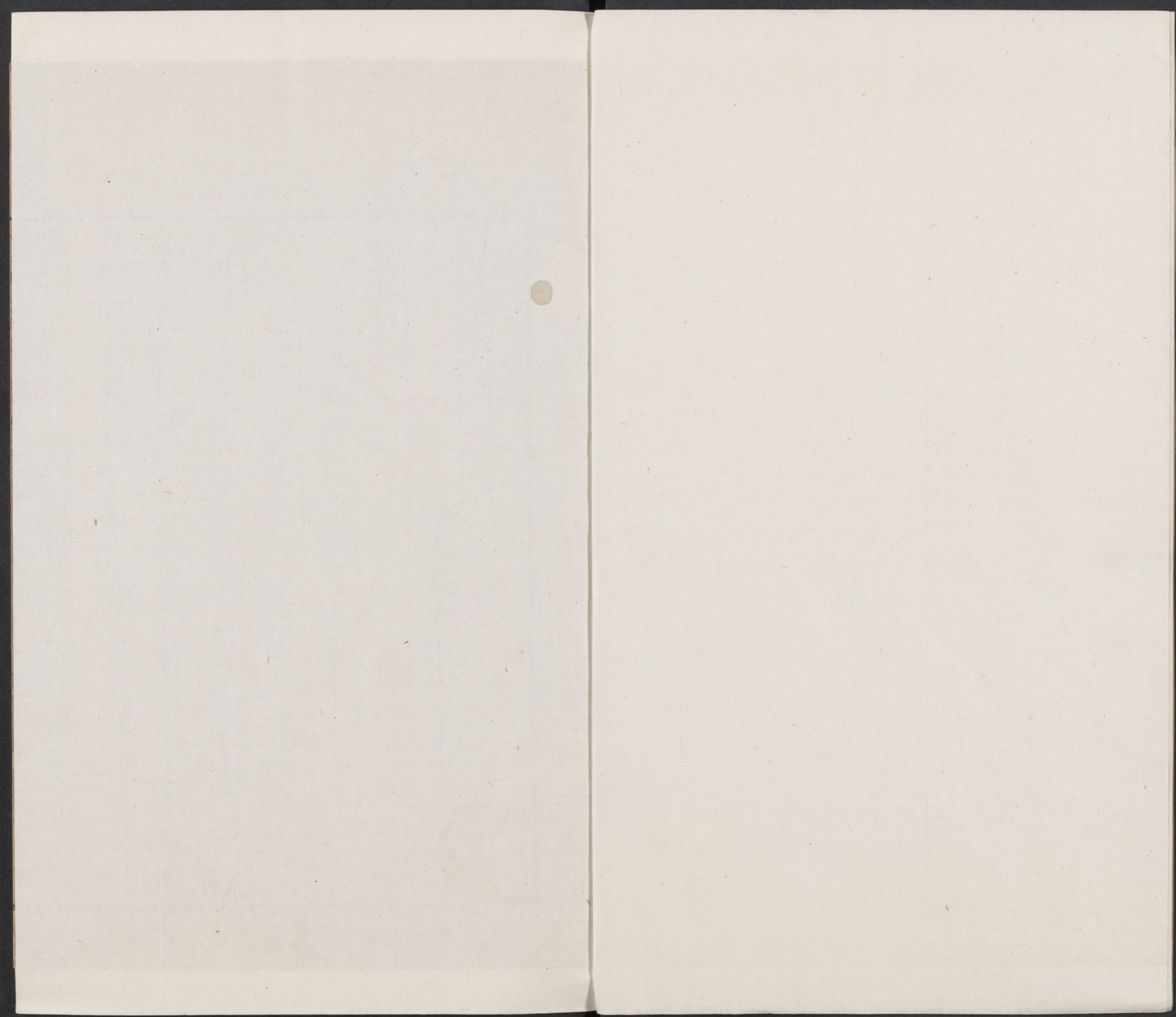


T 5419/295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6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一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序

送劉大夫秉卿守常德序

往父老云先歸安令安菴劉公之賢也既已私
心異之又聞其後多賢豪長者願亟見之亡繇
也久之始得從劉大夫秉卿游司寇羅中驩然
自恨晚大夫安菴公之孫也大夫法律在司寇
有餘而經術文雅習國家大體不欲繁苛巧詆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蓋庶幾廩廩德禮長者之風矣以故更數司寇
咸喜郎得人云嘉靖辛丑會當遣秋官郎按洗
諸道獄而黔中遠尤重乃屬大夫曰獄一也然
內地卽不當得遂達黔中荒服萬里外雖甚冤
抑能上聞哉乃晝夜竭聰明反覆校爰書無疑
端乃已於是侏儻雜結之衆莫不從縲桎中叩
首

天子大恩而喁喁嚮風矣十二軍帥某亡賴捕
盜賊徼軍功賞乃跡捕株連繫司寇獄也他曹

郎微得狀大司馬輒移書請讓於是請更曹屬
大夫鞫則大司馬猶絮責也大夫曰法本人情
爲也乃以微文入何易哉其首者僅論城旦餘
竝得末減大夫爲郎垂十年更起大小之獄亡
慮數千百章其敬慎哀矜類如此好劉君者謂
當右秩遷矣乃今領一郡又楚遠郡大夫得無
薄之邪余曰不然是乃所以重劉君也予不觀
於天下之勢哉常德固武陵地左洞庭右五溪
扼巴巫據吳會荆楚之樞而咽喉之地也其俗

君子秉禮義嫻文辭固斌斌然著天下小人苦
瘠薄義又五方雜厝輕悍易動非久安長治之
國也日者嘗傾全楚之力以蹕有苗矣瘡痍甫
定而北虜橫起軍興幾乏大司農乃遣使者嚴
督江南諸道逋賦殆竭澤矣而島夷創吳會當
事之臣復徵巴蜀兵犄角而武陵其衝也芻糝
不適則債興敢桀浚脂沫以奉戰士又恐因緣
秧變也武陵固重寄哉且世之以難告大夫者
大要謂同姓諸侯王南面而孤與王國官吏其

奉與費難繼也郵傳絡繹朝奔而夕馳抱牘踵
告未易縷舉也而不知夫此特其標末耳乃若
墉堅而濬深實甲庾積知任緩急矣猶未究其
委也至於藏之閭閻之間而用之樽俎之上所
謂脩於不見跡者又非新進銳意操切者可庶
幾也銓曹以劉君往其意固遠哉余嘗怪史遷
氏述郅都張湯輩任耳目鈎距中人之陰若鬼
神固赫然愉快也至著循吏傳獨舉孫叔敖數
人叔敖固楚之令尹也其罷市令革庫車勸樵

采政若拙矣而國之所賴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大夫亦知仲氏致卿君之所以治樵李者乎島夷蠶食且盡而千里無半菽卽父母不能有其子矣致卿君卒然調發而子弟操爰父兄糗糒無不爭先爲太守出死力者非有他法行也君盍衽席其民而湯沐之令元氣先神采而固則惇靡篤厚色澤益如前所謂標與本者無不隨至舉矣卽先楚相所爲亦何加焉余又聞君之先多起自郡縣吏卽無不尸祝者至於楚又

君之曾大父與大父兄弟之履在焉明德遠矣楚人固日夜望君至也君毋亦式廓先世之澤以未甘棠之思則余與二三君子亦藉有寵光哉

送比部萬章甫先生擢雲南兵備副使序

始余爲司寇郎章甫舍中也則章甫以讞獄之楚矣日李于鱗與舍居輒抵掌論天下士未有失也至推第同舍郎則疊疊章甫云章甫初治他曹年甚少數更起大獄往山東寇挾左道亂

黔首輒操潢池兵徐沛間洶洶矣直指使旣督
誅酋首其黨黠者乃繫司寇獄也章甫訊之獄
且具而中貴人啖禦人貨數危言屬章甫中貴
人要能奇中人章甫不顧曰余不佞屬司寇乃
縱大寇哉置諸理又親禁軍至橫厲身禽獸行
恧其子誣以不孝坐章甫微得狀當反而大司
寇臾衛尉請且目攝章甫竟持法不易也于鱗
言僅此已心無之及章甫還自楚與余善若素
間言楚中囚如衡山獄株連者蓋數十人更數

案益牽畏不得反及覆視爰書郎何異市虎而
縣道官猶堅不欲出然竟出也則章甫楚中事
又多類于鱗言矣章甫爲人廉辯蓋斤斤自好
者其法律在司寇有餘而持論務大體不欲阿
當世故當世亦莫能援芘之然愈益自奮會有
不足意輒語余曰嗟乎士業已倍親而仕當激
昂坐雲臺爲

主上効一二不則從傅介子班仲升立功異域
姓名竹帛間安能鬱鬱俛仰局促事刀筆爲也

於是章甫郎司寇垂十年當遷數矣久之以雲南兵備副使往章甫才不中州乎乃竟炎徼外且萬里也雖然今而得竟如夙所語幸甚夫雲南古滇中地沃野蓋數千里而形勝埒中州亡論金錫珠璣孔翠犀象寶幪火毳之賦軫積內府卽山川要害內拱巴渝楚越而外控交趾吐蕃蓋巋然一重鎮也然蠻夷雜居習桴鼓相仇殺數爲邊徼難又北虜等耳昔王然于風諭滇王入朝而諸夷以同姓相仗不聽已而懼伏內

屬則戈船下瀨將軍力也武侯定南中乃因其率用之不留兵不署吏者豈智不及哉勢固然矣 明興

高皇帝令傅將軍擊走梁王復令沐將軍世填撫之役恐稍稍翫不任兵乃更設外臺臣分其地各取便宜從事一有沮格卽假柱後惠文彈治威服之意甚遠也往歲麗川沅江僉剽戾敢桀乃亡異呂嘉蒼梧王縣道官不勝憤以兵臨之猶在犯侵轍雖軍鋒之冠如韓千秋者亦勇

亡所施何邪臺臣某某選奕庸墨亡能先事經
略逆折未萌復徼倖嘗敵以損國威重亦積漸
然也彼雖侏儻蠢獷其視利害禍福明矣信能
大畏荒裔之志而制其命何至是哉夫兵刑屬
也漢郅都一健苛吏守鴈門匈奴終其身不敢
近假明允如咎繇而蠻夷猾夏又何俟聽爲卽
有以章甫郎署時事風蠻夷且喁喁然望風馳
義矣夫傅介子班仲升俱

天子威靈區區川小武奚足齒章甫也章甫其

思余言

送左使陳公乞歸錢塘序

陳公將致位客留行者言不得其職則去失時
則去有故則去功成則去老則去公起家縣令
爲尚書郎歷方岳諸職未嘗有所失曩者二十
年僅循資而轉耳乃今五歲遷者五非得時者
哉蓋巖廊避位以儀公久矣輒有去志其故何
也夫以公之重雖所至誦功尙未畢公卿之業
胡爲中道而棄之矧當臨雍拜老之朝引年

起者未艾年未六十其可稅駕乎公曰否否敬謝客矣雖中丞御史不能強挽之也尋自上書略云臣家錢塘去滇將萬里先年冒暑奔走冀樹尺寸功答明時萬一不幸犬馬病作奉職亡狀填炎荒溝壑無益故敢乞骸骨歸老書下相國相國公同年進士知公雅志遂所請焉去之日萬姓遮道而泣弟子員曰滇昔南宮登第歲一二人而已自公視學旣躬倡以道術其經義高等議論條對及書法不稱必程督之兼通乃

授之廩故爭切劘文藝比歲登者十人與中原埒公之教也父老輩曰公叅藩政已孳孳務民和去而見思不置爲左右使益單厥心米鹽靡密精力不遺受計出記罔不中其利病采金貢象之類皆所上便宜而罷夷屬咸得息肩公之賜多矣鄉士大夫曰公先後八年于茲禮士大夫廩廩如一日焉寢藩鎮之謀而匡之以禮有功社稷不在汲長孺下尤於要害爲保障計遷郡邑復將府築城郭增關砦道路置郵無不繕

治武侯相蜀不勞於此矣且也其勞莫甚水洞
引龍泉而通橫山鑿石三十里許可溉四萬五
千餘畝自治滇明年經始之六閱月請告不忍
亟去者適觀厥成耳茲歷三年所垂成而去之
如此水何願且信宿公潛然踟躕忽報水洞穿
矣萬姓驩呼既而復泣曰是役之艱毋論離確
卽龍門伊闕視此何如哉賴公之誠每旦必禱
明神恤之俾少休矣既不能留其謀祠之橫山
祝公加餐幸再填撫于滇焉去而得民若此有

滇所未嘗覩者也公行且留言別余而辱稱爲
益友余豈其人也哉公弱冠掄魁典禮主客視
學兩藩多聞可知已所與當路書譽諤有烈士
風論交傾恟幅必效藥石言其直諒尤時所難
云嗟夫茲公所以去而非客所知也夫和而不
易其介柳下惠至于三黜仲山甫之補袞闕亦
必周明哲之圖直道之難自古然矣公爲遠臣
弗問遺于中朝故因以見罷而聞望益重
聖明更始首薦而起躋之方岳詎敢懈于夙夜

哉然進退有經惟公達其權焉爲龍爲蛇與道
卷舒不至三黜以全

主上之恩如麟如鳳抱德遠引保于明哲以見
治世之盛載觀于越范蠡嚴陵旣邈高風幾於
無聞公其翩翩而興者予余家太湖之西去錢
塘一水耳公歸余留難乎其別矣

送鄧公叅南越藩政序

閩越之有監軍蓋一紀于茲矣辛壬癸甲則有
鄧公公出巴蜀居金陵爲郎署入彭蠡守瑞州

控長江之口備兵于太倉遵海而轉閩越今叅
南越藩政東南便宜知至熟也客有就越人爲
商其難易之故南人曰自趙佗并有甌駱役屬
萬餘里興師十萬踰年乃平亡諸之屬師未至
輒罷徙之于江淮其地爲虛兩越難易大較然
也日者島夷入閩猖獗不過十年嶺南貪亂至
今未弭如牛鬻髀非斧斤不解鼓刀而奏芒刃
必頓且缺且折已事可鑑已故莫難于南越非
鄧公孰能領此蓋主爵畫之審矣閩人曰昔閩

人孔亟一稟之于國醫藥具而良且在腠理可
治今則隱于血脉腸胃醫藥何有自謂亡恙加
以不宿誠益難矣故護軍者談何容易哉夫愍
隸久亂俟戰而蘇旣脫湯火則厭兵革官吏怵
惕武節不張語不以治將深而彼以爲過計稍
振之則動搖是直爲此廩廩耳其難一簡師縮
餉而指麾于名將第臥護之何必孫武穰苴若
非子玉而代子文非韓信而敵市人且不宿飽
將何以戰其難二島夷犯境內如隼在墉雖去

來有時善射蔑不中矣南越之寇往歲突入彭
湖據三十六島於琉球尾閩之區逐而遠之是
虎逸而歸之柙也其難三居于其間不兢不綵
借箸而籌拆筭以使部署調度諸將莫不如命
或視學而理俎豆或折獄而獻酋馘蓋易易然
惟公優之矣今之南越視昔閩疾不殊公雖未
往如善禁方者能視垣一方人何難之有嚮公
爲畫地所限故寇雖遁而未滅茲不聞風而散
則請壘而降即使負固能當一鼓哉故在閩越

則閩越重在南越則南越重矧有會師之命公
叅兩越之交以左右援則相仗爲重焉南人得
公亦閩人幸也余曰固然公之習兵猶扁鵲也
邯鄲爲婦人醫雒陽爲老人醫咸陽爲小兒醫
各隨俗而變耳公爲郎工信度爲守賦稱平治
兵猶尙權變閩人以此策彼非矣庖丁解牛每
至於族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止行運動刃甚
微豈必體髀而以爲難乎公戰彭湖所條攻勦
之略爲慮已甚深遠茲豈南人所知哉客謝曰

越人固陋幸大夫之言如遇長桑君而飲上池
之水諫然而解滿志善刀之時也余曰嗟乎有
是哉惟鄧公爲然承諸大夫命爰載書以祖公
行

送梁大夫叅議貴州序

大夫昔爲令當閩漳南邊境山海寇所出入最
盤錯難治吳平猖獗于梅嶺佐莫府夷其巢穴
又大具戰艦逐之於交趾莫府上狀詔安當閩
用武之邑臣士楚甚有功能宜超遷監司大夫

庶幾緩急可使 制下以憂去起而居故治以
司團練團練之設閩自大夫始昔監漳南司有
二人焉重以大夫勢若鼎立或言令制百里得
額爲保障計毋失莫府期輒奏功不難今方面
誠尊重而兵分于各道匪長子帥師一國三公
之謂何輒採失不暇何成功之敢知不佞竊覩
大夫隨所試而輒効往歲林道乾寇澎湖海上
騷然獨部下完蓋審畫至熟而功能益著閩中
保障凡多賴焉茲當報政之期命爲貴州叅議

撫東北境蠻蓋以藩司兼兵事云或言大夫勞
苦功高超遷宜如今時倘然得借閩中吾屬皆
安枕矣既此以練兵著稱奈何遠撫彼夷屬爲
也不佞攝護軍竊知漳南往狀大夫軍功由于
能撫俾寇自擊島夷贖罪使相撈剽而圖之軍
正必亟誅乃戰竟未能撲滅而去議者以撫不
能戰恐以戰嘗我能戰而撫其撫必堅倘如撫
計伺其便縛巨魁而安反側是虎刺于檻隼射
于墉也安用老師費財乘危而驅逋逃于外域

乎今當荆蜀之交爲牂牁要路以帶脅諸蠻而
利用撫有日矣命大夫往爲善撫也不佞曾游
滇貴州爲南戶頗知其故大夫問焉不佞聞古
荒服惟羈縻之而已所謂羈縻止其勿逸耳施
以止觸非楅衡不可大夫由嶺南來茲皆名藩
文物之區間所撫寇雖劇特楅衡以待鼓刀者
也彼則世承鬼方一稟約束亡幾視越寇可逐
出竟或雉兔逃者不同矣且其刀耕火種椎結
侏儻至陋孰不鄙夷之肯孳孳用撫故緩之則

恣睢而使彼爲禍孽急之則嘯聚而以我爲難
首調其緩急便宜曰撫非善羈縻之謂乎大夫
則曰不敏未知貴州百越固所知也七閩當漢
而虛嶺南朱崖亦棄矣唐後皆爲名藩中原其
孰先之矧茲 聖明照臨溥海莫不尊親貴州
自

文皇疆理儼然齒于上國雖謠俗侷雜夷風業
已喁喁顧化敬奉君子之教子而撫之何如也
安敢以秦而視越若風馬牛不相及邪諸大夫

然之不佞謝曰鄙人失言幸大夫往矣

贈閩藩左伯合溪萬公滿秩序

蓋公自通籍二十八年于茲矣初爲嘉定令廉潔搏節平其訾筭民力饒溢百廢以興當日本內訌未有郭郭禦務多方四郊無壘且帥樓船逐之于島外遂經始于垣審畫便宜長度而無更費未幾召爲比部郎留以竣事屹然金湯之固而寇適至以完其樹保障功甚大爲郎據法守正三年較若畫一嗣以憂去起復故職改光

祿永秩滿遷蜀叅議分部川南下道其上道有兵事爲漢邛笮越雋故地不避瘴毒踰大渡河凡三閱月而安戢之其爲下道立隆昌縣時已遷浙副使而不過其行尋轉叅晉藩政督賦念愍隸之誦爲會計必當配里區如限列轉輸則移以獻程按察粵西擿伏平亭風裁所屆莫不稱平尋轉右方伯將履畝均科甫試臨桂縣而遷留改永寧州度形勝而建置之乃行入閩事事夙夜匪懈盈縮中矧出納惟允庭無私謁帑

有公美故百辟爲憲薦無虛歲焉矧旣入 覲
宜遷尙以滿秩而請或言其繇蓋有兩端云公
爲令旣著不乘之執簡持斧而陸沈郎署竟從
循資出而有軍功者多由藩臬佐貳而鎮撫開
府矣公所至誦功當南北亭徼擁節鉞其孰先
之顧獨賢以迄于今則積薪之勢然耳公筮仕
初分宜秉軸通速化之塗附離起者甚衆以公
之重如稍通之何論節鎮當翱翔巖廊間矣乃
猶猶然退讓爲高及塗漸塞而久任議行趣駕

以往其將能乎夫兩端固然而余竊概公之心
焉世有負公才智經術率喜高論或爲之先談
躡等以上不難公恂恂長者不欲以此先人一
本之情性而因應以成務此居業之本遜志于
學者深也故凡可從事急病讓夷在所不辭未
嘗旣遷而亟去則積薪不爲嫌趨駕有不屑耳
且 令甲滿秩者以其夙夜在公有祿而不遑
將能于王事靡盬則必無忝于所生因爵及其
親而親之賢斯章矣公重講德務以忠孝爲經

承歡祿養僅十餘年所比以光祿贈固傷親之
不逮耳古有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在禮不忘
君則不敢遺祖公滿三年考且勉及其祖爲親
光寵幸甚誠不以三公與易矣臣子盛節孰大
于是哉故惟

帝心簡在不待親見質言而嘉乃丕績遙及之
矣爲茲圖報曷其有極幸際元良負屨三事股
肱咸良倘南北有事藩臬大夫足稱任使若求
天下長者可爲社稷臣贊 坤默于密勿精白

一心以承休德寧不於公引重乎且日召至而
居巖廊之上矣豈尙遲遲若兩端云爾者邪諸
大夫以閩中寮佐獨余濡滯如公蓋後公通籍
三年茲乃叅公鴈行每自歎亡狀安能及萬一
公尙三年淹余固憮然安之今知公若此則公
信不遲遲矣乃以余言爲公贈焉

壽左司馬新都汪公序

新都汪公正月稱觴于封大夫二月稱觴于太
恭人爲生辰也公生在季冬其歲有又月今者

如之而當稱艾諸子考上辰則協吉閏乃餘慶
其壽未有艾翁從諸叔請于大父母願亦稱觴
以侈我世壽云諸大夫聞之曰夫公自強仕魏
然列于國卿今之經營賢勞詩謂嘉我未老者
也在禮者始壽事父母不稱老艾而壽之實惟
具慶且未錫類而孝子不匱卽爲封大夫太恭
人壽也蓋必得所請公敢不拜嘉况其德茂于
古昔言垂于春秋而所爲壽者豈耄耄期頤之
云乎將具觴旅進中行不能從焉適蘄使者將

都護戚君命曰摠紳先生將于司馬門壽汪公
酌者之辭蓋盈庭矣繼光武人安能爲辭第念
公功高方有事軍旅幸久從行間敢竊有請焉
公初爲義烏今江南久承平雖孳孳務民和業
已教之知方矣遷司馬郎卽有巡功視師之役
餘力且修文業而翩翩于諸郎間比守襄陽臥
治而已屬討夷兵興以副使備閩中繼光自浙
奉檄率義烏子弟當平其邊鄙公以所部逆軍
吏子弟踊躍而平之公躬再請于浙他部所陷

郡邑以復皆義烏之旅爭應募而効于公也尋
以按察使護軍遷都御史開府蕩平山海寇逐
嶺南逋逃于交趾實再造石閩而貽千百世之
安焉公歸繼光召守匈奴往公受筴爲畫邊事
甚具亡何公以薦起楚歷郎關夏門兩鎮務隱
武事以文雅飭吏治乃召爲右司馬蓋修閩功
也時大閱禮成嗣遣三司馬代相國行邊公
領近京諸塞凡四鎮五千里軍馭承平弛且
久公先于薊簡將吏行伍核功罪明賞罰車騎

徒步游闕間謀芻粟器械亭障烽燧之屬罔不
中機宜制府而下咸服邊人大悅他鎮如之昌
平則衛陵寢遼東則拓境土保定則增臺隍
各因便宜爲保障訂條上畫冊薊凡十有六他
鎮有差皆善後上務也而後士馬謹騰疆圉寧
謐京畿陵寢以重而奠萬世之休自開
國于今皇皇乎其獨爲烈哉昔漢有高平任計
營平方略而振旅唐以晉國視師沛國專制而
成功繼光何知幸免于席藁實受公賜敢不爲

公壽中行敬對曰如戚將軍言公于生靈社稷
當食其報未艾匪直公之慶云爾也周方叔爲
元老伐玃狁而威蠻荆吉甫受祉于鎬以之飲
御諸友召虎錫祉于淮以之對揚王休歌于二
雅洋洋乎盛哉公之壯猶如元老也久矣幸際
明良軼周室而陋漢唐歸晉左司馬其爲祉也
繁矣肆惟

世宗十五龍飛在位四十五年公于四年應運
生仕將二十年壽考所作亦孔之固再召于

穆宗是事我

皇上坤齡卜曆受命彌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臣工依憑日月之光孰不祝照臨于無疆三壽
作朋如岡如陵則飲御燕喜當俾輯熙于純嘏
中行小臣敢藉 國家寵靈爲公壽幸語將軍
行觴則歌周雅使者敬諾以行適對揚
天子萬壽之期也

壽叅知才山樊公六十序

往不佞守汀樊公適按閩首推轂及之竊感激

必許當有贈言以酬國士知後邂逅長安樊公
以爲請時不佞左遷長蘆未能也今

上丙子公春秋六十矣十二月十八日則覽揆
之辰也不佞按察閩中則公寓書姻家鄭從事
申前命惟不佞許公言垂二十年所矣舊諾未
踐憮然爲愧今公且杖于鄉倘修酌者之詞附
左右爲驩甚幸惡得以不腆辭公自起家行人
以風幹擢南臺已改而北巡北邊京輔要地多
貴人不可問公持斧斤按漢六條振飭之吏

有望風解去者所部聳然已又改閩部吏輒相
戒謂是故嘗按北邊者也往使者行部有司具
騶從供帳甚都守令越境送迎甚夥勞費不訾
民甚若之公先期戒郡邑一切停罷行縣僅一
單車從書史數人而已歲省費數萬緡島夷寇
瀕海諸郡汀邵赤子阻山弄兵大中丞暨諸將
率擁客兵鍵城門自守不發一鏃公慨然曰臣
奉 璽書天堯外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山海寇
方整毒而在事者恬不爲省如元元何中丞公

聞投袂起祝師諸將始厲氣決戰島夷就殲而
不佞守汀任使令徐甫宰勦撫并用境內亦清
皆公授策也公爲政精敏發擿如神然重在宮
邪及豪強兼并令細民得職耳部內占僧田者
悉繩而還之寺所至墨吏輒令簿對沒贓褫職
而延邵二守要路肺腑親也延守以分宜故尤
橫然每入謁公倨不爲禮竟先後解綬去故事
南臺論列者卽無管外臺無敢違異而閩王金
憲時槐盧晉江佃二人故清彊吏也以請託故

見嗾閩人南臺疏濫及之公發憤執奏竟得釋
海內愈益多公而閩人自是有郤矣當是時大
墨操國秉方以苞苴爲政諸道問遺趾錯于塗
而公獨簡伉不修問長安中不佞二三兄弟獨
高之然吾黨亦陸沈郎著中至泯泯矣公輒伏
歎曰豈可以當吾世而失諸君哉乃容禮順德
守李于鱗屬吏中王元美讞獄大名游從甚驩
山人謝茂秦各燕旦夕造請定布衣交在閩宗
子相始終厚遇罷市日卽檄所屬奉祠而不佞

守汀當兵衝每盡便事輒報可比按汀畢語不
佞曰世恒薄又士鮮實用乃今祭諸君治行豈
其然乎公天性倜儻豪邁疏通法律而經術有
餘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然竟見嗛當世以常調
序遷僅以一叅知罷海內不無少望而公由由
然安之無悔也漢汲長孺伉厲守高成謂賈誼
莫奪及棄居郡猶嗟積薪公還天都巖於川觀
超然遐舉夙昔事不啻蟬蛻去之四丈夫子鴈
行儒林今且旅進舞班仙仙乎天都若殊庭焉

視長孺殆猶賢矣余再入閩日月悠邈而摺紳
父老誦說流風遺愛奕奕若且莫則公之所不
朽者詎獨齡算而已邪不佞長公一歲而德薄
才下無尺寸表見去公遠甚乃竊竊然以不世
之辭爲壽其何以稱國士鄭君往矣幸謝樊公
不佞行且挂冠武夷操杖屨從游天都矣

奉賀白川劉公擢南都大司空序

今夫金陵江侯朝宗地也嘗觀之若河洛而思
禹蹟云蓋禹治江漢作貢不但河洛爲然若其

平有苗舞干羽政在岳牧爰及有夏萬世咸仰
其神乃因土功而追思之則司空之永賴者而
于今爲烈云爾

高皇帝取朝宗而都金陵其時天昧之初也萬
雉庶府責在司空自爲留都之後則是職豈惟
艱哉多以雅望居之以備循資而轉者耳若
北海劉公資望重中朝宜侍輦轂以當煩劇
之任乃暫解薊遼自保兵務而往留都且居司
空奚以爲也歟乃

天子明作旦夕將續禹蹟而曰咨爾司馬虜公
旣奏四鎮干羽萬舞于庭惟茲漕運轉之江漢
爾往圖之行且召矣某窺竊

聖意所以試公者如此適薊戚都護辱使命不
安以言爲公祖行而得公四鎮封事纒纒數十
萬言皆填撫經略便宜言兵什之八九而考工
第一二耳茲任司空且述往揆夫薊禍憐于嘉
靖公初爲戶部轉轂以奇計用車免難嗣以井
陘副使赴援知薊形制宜車撫薊則倣秦小戎

及漢武剛而曲盡其度乃始有輜重于全鎮且以堦垣不足以禦侮必設重險厚埤而表裏爲睥睨虜出入皆可拒戰高其臺櫓而密布之以居戍卒爲萬全策乃始有堅城于沿邊運道自通州以舟達牛欄山距密雲之開府而軍實困于陸轉公則爲堤以障潮白二河合流抱城而放舟西試之俾漕直抵入城下軍驩騰而得十利總府爰始有漕運之便矣茲三者工之鉅博者也若夫器械之末皆盡中國長技豈但以簡

將籌兵而寒旃裘之膽乎哉昔任計者川五以富國而餘自用以致鉅萬材不得盡試故必見其所長耳公自筮仕至爲制府二十餘年凡十餘任以兵事聞海內而他所長未盡試

聖明簡在俾盡之于國司空用是申命而豈久稽于留都乎哉公往留都適宮廟垣宇當興大工舉百年廢墜又上言開膠萊河可濟漕之所不及以戎政府召公而廷議河事俾公往試因慮始協濟之艱始罷工以圖再舉焉

上竟是其言以不爲罔功復召還戎政府某嗣
以覲至敬修朝宗之職薊使中要前言而因問
以河事都護竟謂是工當成則庶幾大禹之蹟
哉然則不佞所竊窺

聖意者亦得其萬分之一乎故遲遲而言以奉
執事財擇昔者禹工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一 終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二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序

賀制府晴川楊公五十壽序

是歲天下大計吏宰卿問吏治及時務便宜各
以所聞而對其談邊務者什而六七八不佞所
對獨未及此客有讓者不佞語之故夫自邊鎮
而舉之若薊州昌平京師之所展 陵寢之所
奠左而遼東右而保定爲之翼蔽以聯絡各鎮

近馭屬夷遠控驕虜其爲形制固甚重也曩者
匪茹比年爲孽今夷不敢南下而牧馬虜之王
庭其北從日遠矣蓋宣

天子威靈如古方叔召虎輩有楊公爲制府戚
公爲都護云夫重鎮而得重臣若此尙煩搢紳
總總者哉都護問之于客而移書不佞曰繼光
從事行間每惴惴于旦夕茲且十年所幸脫于
馬革豈將帥之能及部士之力哉所賴于制府
者蓋非一二矣制府之初至也而備兵於永平

永平縮轂山海間以于垣爲急務乃實經營之
而屹然稱保障已遷巡撫居青漁陽鼓鼙之鄉
今而四境晏然釐其耗蠹而簡兵縮餉爲額冊
以示經費與民休息民之樂生翕如也尋擢制
府而總四鎮昌保之 陵寢孔固 京師則有
那其居遼左獻俘而奏凱薊門款塞而伏辜境
內樂生者鼓舞而不變丘墟今立乎社矣茅茨
今華其屋矣問巷長子孫者爲春酒稱兕觥躋
公堂祝眉壽矣邊人謂 國家二百年來而疆

三百三十二
固救寧未有如今日者皆享制府之賜蓋如上
古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其嘉蔭之芘弘多不
啻如甘棠之蔽芾所培植之下將吏各成其材
幸因克成厥功而繼光尤厚幸矣乃猥辱大夫
之過譽安敢以當制府之萬一哉不佞命客識
之而益知楊公之美盛茲四月十有八日楊公
之初度也轅門之觴者將因都護而旅進都護
謂不佞知公因客請益而爲壽不佞知楊公有
日矣公以關西世家昆仲甲科爲翩翩公子當

春秋鼎盛溫其如玉而汪汪如海卽初筮仕人
器其有大臣之度嘗爲余浙守會稽及備兵于
東道聞其已老于吏事今之數歷日久雖則五
十而方逾壯其猶允稱元老不下于方叔矣卽
五十壽不亦宜乎矧我

主上冲聖三壽作朋不日內召雍容 巖廊非

社稷靈長安有應運如公者興哉故因茲而卜
其肇成功而錫爾祉若召虎以世臣而揚王休
稱

天子萬壽蓋未有艾也俾以多益孰大于是宜
爲公壽且壽公莫如都護都護同公稱五十而
少公數片耳比而稱之爲百歲人其所建立則
各樹千秋之業而都護輒遜于公謂不足當萬
一則公之美盛而傳非詩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烏足以當之乎客喜而歌是雅

奉壽大司寇尊師葵翁黃老先生序

先生丁年筮仕有聞問于海內而士民頌德蓋
自長興始中行童子時先生進而教之博士則

連江黃公郡伯則長樂陳公而督學莆田林公
閩中有四先生獨先生兼父母師保其爲誼至
重中行不佞實徼而進取比爲閩邊守先生開
府于蜀弗獲歲時稱觥千萬里迨更藩臬三任
四載矣三先生之廬環省中百里許咸躬起居
爲壽措紳以爲美事去先生十餘舍而竟羈于
職守每當初度惟寓之歌頌將 覲畢而圖庶
幾奉顏色爲驩乃轉江右則千里而遙矣茲過
里中爲父老具牛酒問先生無恙則取醉而胥

樂子弟未嘗識者亦輒問起居狀爲其聞之長者先生每過黌宮而勸誘弟子員至於期會詞訟間亦寓意鼓舞焉故窮簷白屋今皆青衿斌斌然如此令長是四五十年來未覩也今子大夫久仕于閩何所請益亦可得聞乎中行敬語之曰先生自令長敷歷中外嘖嘖輿人之誦美盛不能悉數當楚蜀百越之士莫不稱先生藩臬政令比入長安黃門則稱在諫垣封事便宜當可否卿執則稱司寇無害一再平反丹書具

在甚得爽鳩氏法其履正奉公宜持衡以宰庶正業已交薦之輒請告而乞歸

莊皇帝初以耆舊起家與時相言不合未當引年輒致政今

上立五年言官請者數矣堅臥葵峯之下意甚適也杜門養重乞乞有事于著述不佞之所請業得說易及四書若干篇皆聖賢之蘊奧爰命饒人而公之海內矣諸弟子諷之孰非先生之教也哉父老旅進言我輩昔從長者爲先生享

三百十五
堂歲時伏臘及初度婆婆娑而彩衣起舞今雖黃
髮台背亦引翼如往時敢藉子大夫爲我輩頌
之願百千歲以保我子弟無斃中行敬語之曰
不佞昔嚴事閩中四先生者其三先生年皆差
長而連江老于二三子長樂老于二千石莆田
以都御史蚤廢起爲南司寇先生自載贄接武
而登耳乞休輒起雖致政歸而安車之召旦夕
且至矣然莆田將八十長樂將九十連江將百
歲先生甫七十有二是閩之山川於寵靈獨鍾

則壽之所卜其未可量乎昔孔子爲魯司寇未
幾退老于洙泗明六藝以淑來世於易三致意
焉蓋道之所否故其嗣如綫天旣使與斯文而
其消息盈虛同然也先生躬逢 明盛爲名世
以大行若嚴氏之誅奚論少正卯乎維

帝錫命爰及任子故其奕世寔大俾緝熙于未
艾豈非適亨泰之運而享維祺之吉者歟不佞
觀古之爲丹書太公敬吉而昌阜其深易道者
老聃得一而長生茲合而稱之庶幾足當先生

矣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先生之謂也
父老咸悅命子弟識之中行介以不腆而敢告
于敦史

奉贈左伯節齋劉公致政序

公昔參藩長臬于浙其芘不佞弘多乃自閩而
江藩也不佞幸從如貫者三年矣今茲滿秩同
寅將誦之不佞敢不拜命彼浙之輿誦不敢以
薦聞考于江右當令萬安時鄉先生所記不過
百里之澤爾今考之閩側聞林宗伯之議矣稱

公廣而儉直而清毅然負大臣望而以便宜八
事請羣紳多以為難一給宗藩閩則無之茲自
公至未嘗稱闕二裁冗兵公嘗歎軍實閩之多
衛既釐矧是衛之寡乎三以田賦亂于姦豪貧
民之土日荒公均其絲役所復不出里戶丁糧
闕一不兼姦豪無以逞焉四以溝洫多廢將濬
其支流今自城內醜渠及境上陂隄固不以時
繕多公之畫也五慎選利權之吏公出納必躬
吏罔騁其私而於廉能者則不歲更以表異六

請中府靡費收其贏以舒絀公則姑調緩急雖染人將作之需罔不共厥度而節蓄乎民力七行和糶利彼此公月平其價而以泉布名海內他罔弗利可知已八征僑居之民公令僑者必占數蓋自閩則然而行之漳南矣公之在閩不佞異事其詳不得聞今所覩記者權自於江淮濟川而佐二衛舟人賦來討其漣四十餘年公力請已之元年以上勿問有佐留都馬賦其直視此四倍今驛置既減一彼一此將焉用之乃

與之七留三計

上供御器及赫蹏之算當溢十三萬水旱頻仍長府告罄難以悉索于民請三年前者蠲之自是歲減四千留之以克

上供江石委積既羨則免徵一歲自是歲減不下五萬又蠲舊餉三十萬其膏澤之廣如此不寧惟是自給事乎

先帝取內帑珍奇及司農積貯而上封事請止漕大帥賄權門論以蠹財長姦罷之慮瓜州江

南咽喉請建水門利漕及理財諸疏孰非有裨
于國計今稍試而考成兩臺之薦進屢矣倘以
鼎軸召不有欲廣德意乎公乃謝曰以臣之力
庶幾報 國輒引退回不敢獨太夫人春秋高
念先人墓地在東海上日夜思歸乃今得考倘
拜 璽書馳及祖父于壠上乃御太夫人歸庶
圖報于他日會有言者得致仕公年尚未六十
也同寅謂公之賢勞方將經營四方奈何卽歸
不忍別焉公御太夫人而謝曰不敏往拜諸大

夫之辱得以奉老母歸藉餘力明農事母而終
諸大夫之教皆

君之賜其勞與否臣何敢知諸大夫別矣不佞
歎曰賢哉劉公歸且息乎而召者且至矣幸善
飯自愛爲太夫人壽

奉賀都御史潘公拜少司寇序

蓋自公起家而出鎮江右也閱菴中行至則聞
諸士民之言矣或曰公旦夕且行于我其信宿
乎或曰歌九罭者三年則於袞衣信宿今公幾

何時士民其毋恐哉乃恭而半以少司寇召矣
士民將請留諸寮則言不可留狀公昔司理九
江以治行第一拜御史出按南海當代士民請
留弗獲惟以生祠爲壽比以經術督學三輔士
靡然鄉風多擢至名公卿尋察舉第一而留爲
諸道長當考內外臣工罔不綜核中名實又留
佐廷尉平爲治河艱其選乃拜都御史出濟寧
歸而再往底績尋歸復起而來茲

帝意蓋歷試之矣往歲寧州有寇聞檄卽解散

遂設守備控壓以掎角豫章保障爲之孔固其
防諸郡縣最著在保甲故吉安大盜剽白晝卽
爲鄉兵圍獲速魁李大鸞者亦就禽于鄉兵上
狀嘉褒爰命海內是式令甲禁符傳他藩多
阻格而新行泉布尤壅滯善更費獨公條驛置
便宜蠲免編戶弄賦大半甚稱

帝意泉布則如流矣他藩多問狀而請赤仄之
工以承式是行則罔不受公教江右本奧區其
綱紀有成章焉稍規緒之較若畫一坐鎮之暇

列聖所歷試者既章章有成效乃今簡在彌
篤卿執則願虛席久矣故必亟召之奚待二年
乎且公為都御史凡一紀三任資望深而敷歷
懋雖士民嚮德惟恐去之速薦紳論聞問則以
為遲遲乃今信宿豈非士民厚幸乎士民其休
矣公可式遙其行矣羣僚徵言為贈以公舉庚
戌進士今同舉為屬吏且辱同桑梓則不佞申
行無以辭遂述與士民言因僭効習習于公肆

惟 聖明在宥垂六年于茲矣百度惟貞四海
丕變而有星象告戒此天心之所仁愛也

聖躬修省諸司悉飭將一切更新日責太平之
業故廷議徵公入佐司寇者毋乃仰體 德意

好生而刑期無刑者乎在昔少司寇以三刑佐
王訊四方一曰羣臣二曰羣吏三曰萬民觀朝

士建朝之法九棘三槐公卿之位而羣臣吏民
在其後則凡以訊者公卿耳目在也今司刑之

屬雖廩廩三尺惟謹然多牽徂文墨而不通達

大體寧知周三千不爲多漢三章不爲少乎要在得情勿喜而誅讓以禮嘉石園土間使天下無冤民則貫城爲空刑措之象可致洪範德三在司寇尤不可闕公則有之平康正直剛克不吐柔克不茹自司理廷尉固已稱平矣矧更內外臺而今之舉職何有初按行部旱禱如注多雨而祈輒晴甘露降于生祠治河冒風濤幾溺忽有樹挂舟免歸耕毗山山房產靈芝意堅高臥聞召力辭不允竟爲蒼生起乃今不可以答

天心乎其歷九棘三槐可嗣茲卜之實爲天下太平賀不佞竊窺所已試或知公萬一敢不受簡爲贈

奉賀大中丞新原江公拜少司徒督漕序公以大中丞開府贛州彈壓四省蓋三年報政闕下有平寇功晉少司徒仍兼都御史督漕淮上於是四省藩臬關帥以下輻輳畢賀莫不沾沾喜公顧若不怡者久之部下吏一人進曰贛介三疆姦豪窟穴百數年來鄺氏黎氏陳氏張

氏五爲倡亂厚集四省之兵乃始殲之葉酋濟
惡五世根柢深而羽翼衆新建伯征黃鄉時楷
之祖芳以鄉導倖免而其後遂謂莫府無奈我
何驕悍益甚在今日則毒螫極矣公自履贛化
誨招徠既已離其黨與而扼其要害計出萬全
分道竝進無亡矢遺鏃之費而百年之穴崇朝
覆之若振稿然已而建縣設官比之編氓則習
爽闇昧得耀于光明一何速也昔漢王然于風
諭滇王入朝而勞深靡莫以同姓相杖不聽卒

勤戈船下瀨五將軍之師乃始懼伏然曠然持
久勞費不少矣今公兵不血刃旬日蕩平功過
漢遠矣乃今以少司徒治漕淮揚也御輕裘緩
帶坐臥閣上春風自東戶來遙望吳越三楚芻
粟蔽江而浮銜鱸而集六軍無脫巾之呼而萬
姓有含哺之嬉公方率淮陽四部守臣與司空
七使者北鄉頓首稱萬歲爲今

上賀公何憂焉部下吏又一人進曰否若知公
之心乎今國家運道與黃河相直河自西北來

建瓴萬里并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不抵于海不止也自周定王時徙而南則已失九河之故道矣終漢之世徙者凡七雖以武帝雄才發卒數萬人塞瓠子羣臣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置决口久之始塞則天子之璧馬式靈之而已人力終莫可奈何然此直治河害耳國家借河而漕則不但治河之害而資河之利也數十年間遷徙靡定今自淮而北河多橫潰而成溢自淮而南則或漲入而多淤縣官方仰東南

粟數百萬而運道無所出蓋中外洶洶矣大氏順之則流壅之則决東之則疾分之則淤河性大氏然也故經義涿河濬川而無壅塞之文引其所必至以濟漕之利避其所將决以遠河之害皆所謂因而利之之道也卽郭昌五術賈讓三策亦何所於施邪天下大勢譬之人身北媾胡南絳越山澤無賴弄兵潢池之警二三百里水旱之災猶之四肢之疾也淮河當天下之脊而運道則咽喉也寧可與治寇等邪大臣圖事

當爲後法而漕河大命利害縣絕其大者水不橫溢既不傷

天子昏墊之懷次者千艘從運道畢出無脊背咽喉之慮則大任寒矣若聽其所決而諉之無可奈何其漸必至坐敝謀于衆議而莫執其咎則其勢必不潰于成主搬運則見以泥故而無奇議海運則見以鑿空而無益大司農程期急於風火臺諫指議窘如束濕而疏濬決塞又不可以簡率報功旦夕取効此之爲難可知矣公

之不豫殆在斯乎中行曰公之才略猶之聖醫秦越人也邯鄲爲婦人醫雒陽爲老人醫咸陽爲小兒醫術隨俗變而病無不起公爲州郡稱治行第一爲比部聲冠諸曹郎爲監軍叅藩監司百粵中則兵餉刑名無不辨治而重以軍功受賞及爲浙左右伯兼周召屏翰之勳比平贛寇設縣邑建萬世策其功非淺尠矣庖丁解牛每至于族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止行遲用力甚微豈必醜髀而以爲難乎昔大禹平水土遂

總一白揆而萬世永賴則平苗先之矣蕭何佐漢成帝業運籌決策功豈不多然必轉餉關中功稱第一而寵冠通侯矣

今上之所以歷試諸艱而知人善任蓋如此於是諸容友僉曰貌言華也裏言實也君舊在方岳部中而于閩于楚兩爲屬吏習公深矣君宜以此言進乃授簡書之以行

壽特進大將軍戚公序

今海內論大將以公爲元老云雖年甫五十而

聞望三十年矣自少小多奇所居視蓬萊海上有城郭市肆人馬往來狀輒大叫曰使吾當事其令人世若此矣人呼爲狂生而公不以世胄自喜登武科入京會嘉靖庚戌虜薄郊關司馬門器之命督乘墀有方尋領戎車出薊多暇而休沐于湯泉比歸守齊魯竝海而遷至都閩當浙困日本有司皇皇莫厝公叅戎事部天台赤城則每與客登臨而談笑以平諸夷移平江右又移閩中閩中夷陷名郡矣公盪平而留填焉

民祠事之多浙數十區家俎而戶豆者達于深
林窮厓間公每登海上山賦詩于瑞巖諸區南
粵東西以閩旣平請公兼制之命下亡幾何
而召入京營旣而以薊北戶薊靖則皇都重又
出而總理總理之設自此始塞虜聞而遠徙三
衛藩屬惟謹公初用車營又募江南兵教習邊
人長技如火器之屬虜弧矢不敢威間伺塞外
者問罪卽款伏乃修邊垣爲萬世規而闢鎮城
爲式其幕府突然百廢罔不舉卽中上名城未

有鉅麗于此督府諸公觀之歎曰茲其閩苑之
游乎邊鎮安能有此哉而鎮人歲治墻屋稼穡
露積牛羊雲屯老者哺嘻而臥童稚不知虜狀
南兵復通百貨教邊人爲市肆其往來人馬如
海上厓樓中公暇則繕湯泉鉅麗可徹華清每
引詞客賦詩若貝闕珠宮中人是蓋邊關太平
二百年來快覩矣公門下士布海內秉節鉞者
甚衆胡君自浙從公之閩之又鎮閩一遵
公遺筴稱爲麾下高第以公十月朔初度願請

余言爲壽余惟公自弱冠則若老成人軍中輒
爲壽願公努力乘少壯以樹膚功公敬諾勉旃
至三十而有樹矣尙未有胤子大人以羆熊爲
壽公敬謝曰茲敢聽命于天旣而四十庶子三
四舉則願其有嫡昔歲夫人以五十舉之于人
世稱奇天之命公至矣自公先世如綏享高位
不過闕使耳公總兵事旣十有五年

帝錫寵靈諸將無兩而蔭其弟亦副總兵諸子
襁褓皆獲功蔭人倫樂事不啻足矣故神王情

鬯治兵而及其他年力克壯如此於稱元老何
有且公之生也魯橋異人預言之嘗有鍾老八
百歲矣願乞爲弟子名曰長壽則壽可知已今
之辭何以哉歲夏五虜闌入遼公養士十年士
皆願一戰而未嫺兵事者不知收保重于首虜
往往幸公再出奇以取封侯之業公亦將無願
得當而賣勇以自見乎余則願邊疆長如今日
無亡失而借公歷諸邊保障五十餘年營田塞
下以取封侯乃請歸而從鍾老以傲游于蓬萊

之上矣

奉壽畫溪姚公七十序

昔公講業畫溪之濱余與臧原實兄事之原實少公七歲余又少一歲公忘年而友焉顧中丞善人倫賓公于其館視如千尺林堪大厦梁棟之用以余輩森然亦可列其後乃三人俱計偕以次而第進士公年三十六先余者六年余年三十四先原實者三年原實之年三十八皆翩翩而之四方矣比公需調余亦左遷歸原實

爲守陞臬副未任僅逾艾不復年惟余兩人爲伍亡何又之四方公則之齊余則之荆之滇公旣高臥而余之閩今于楚越之交皆公宦游地去桑梓密邇挹遺風而追雅素寧非大塊之獨我勞哉往歲過里舍奉問起居每歎莫非王臣而得蚤謝事是天與之佚其多筭可知公當鼎貴春秋鼎盛夫人錢氏賢而宜子壯不御媵今則竝壽是天立厥配其多筭可知子三皆茂才爲同學弟子員承歡善養孫已九人日戲庭除

足以娛老是天錫以胤多筭又可知也則是三者皆余所不及今歲五月初度稱觴長公尤媚文辭乃率仲季以請謂必余言乃驩側聞之里人言公多筭者率不出前狀淺之乎知公也夫天之所鍾非地弗植地之所植非人弗培三才者備筭乃無彊公先世樹德培之既久祖習堪輿卜世必大興至公長發其祥又益精其術焉且好養生家言壹以慈儉爲實質行方正造次必以禮專氣致柔與人不妄語當意所不可則

萬夫不易焉其秉堅守確蓋自昔然矣少同余居約而達不易操與同郡陸司馬以進士共櫛委巷羸馬更出入務名節相切劘爲部使者巡行東關條畫便宜甚具又之關中風裁益厲存大體而勤小物雖有旃刺必稱

上意旨嘉其靡鹽再借二年而校士得人多爲巖廊重其奏卻都護金廡正之聲震朝野晉閩臬副攝海防有功晉關中大叅轉江西臬長及左右伯皆敷歷有聲旦夕六卿可得也乃與中執法及部使者爭

是非不少讓爲所中而調居山東籍甚陞太僕寺未任
遷京兆自起家而如轉圜政府蓋以爲德夫人言當
往謝公以茲計吏方集宜遠避嫌疑以明政府之
無私而亟謝奚以爲新鄭實嘆之以意示言官公
聞卽乞歸休時年六十三耳今方七十蓋若艾年
人也倘登三事可展四體尚未勞几杖之賜而乃
屏居于故里蓄其餘力以精彭聃之術暇則覽眺
堪輿於以怡情適性行葦之維祺南山之保艾公其
有之筭不知所止矣夫均是材也而松柏有心

焉其根深其理堅地力厚而天澤弘故礪礪多
節而不改柯易葉且又免于匠石則自保其天
年矣公之多節何以異此語以直木先伐而公
則旣免之謂今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者非
邪余本爾丘之木當以不材廢乃破于犧尊或
斲于溝中實不敢知公其爲何第顧中丞以久
此聞者若以大年知小年余亦後凋而可與歲
寒之列則姑爲公壽且將從公游矣

壽張母太宜人八十序

憲副張君子登之按閩也寔奉太宜人就養舍
中越二年丙子五月三日則太宜人八十初度也先
是太宜人以年高思歸憲副君請入賀便道奉太
宜人還汝南未行而調陝西接壤汝南便起居得從容
稱觴里中始皆有天幸云於是諸大夫先期從憲副
君稱觴舍中而以酌者之詞屬不佞不佞嘗守汝南
習憲副君及太宜人憲副君大父以貢爲高陵水不
受一錢所親從酒間微諷輒推安起曰吾寧以身爲
若溝壑邪第遺其子今贈君從涇野呂太史游

吾兒得出呂先生門下寧顧貧哉下何竟謝事
歸詳具呂太史贈言中既歸豕徒壁立贈君一
弟子員讀書窮巷落落不能視生產太宜人乃
惟布操作供養稍稍備不繼則脫簪珥佐之於
是高陵公由由然忘其貧而贈君得一意下帷
文聲悉悉起矣憲副君伯兄前母胡宜人也五
歲失恃太宜人拊而教之不異已出伯兄亦不
知其母胡也舉于鄉爲郟城令清介有大父風
概不快意輒拂衣去是時憲副君甫弱冠贈君

見背太宜人則時時稱述贈君下帷窮巷時事
勗之一日憲副君從友人飲被酒夜歸太宜人
泣而跪之庭嚙讓之曰唉孺子而忍墮而父之
世業乎而父困數奇未及發爾兄發矣而未著
天之所命在孺子矣而泄泄然沈湎是安如九
原何其嚴蓋如此於是憲副君痛自刻勵鍵關
謝客蓋三年成進士授揚州司理則太宜人又
稱述大父推案時事曰一丞易與耳必抗節貧
毋寧以清白爲兒曹地邪憲副君奉命唯唯縣

令某子甲以墨聞部史檄君薄責之某子甲匿
金酒甌中餽之謝不受按法覈職去州判袁某
者袁相國族也憑勢凌轢細民竟繩以法不顧
當是時稱清彊吏無踰張君者主爵以大中丞
御史臺召入復以前嫌得比部尋讞獄江
西太宜人則又諭令寬大毋負

聖天子德意憲副君又奉命唯唯憲副君性固
剛明乃其錄囚江西竭情致慎不遺餘力平反
殆數百人孰非太宜人所遺哉余又聞太宜人

以憲副君貴兩膺錫命顧折節爲儉屏去紛華
及施予周恤惟恐不贍則太宜人開創者弘矣
余惟女史所載如魏芒母之慈桓少君之孝雋
母之勸怒崔母之訓廉夫豈不賢然千載一見
耳乃若太宜人兼總衆懿弘施不匱視諸母賢
矣况有憲副君紹明而恢大之乎語曰沃地深
耕歲入什倍斯可喻大矣則大宜人壽烏可
量哉是時右方伯靈璧劉公迺養太夫人藩舍
中年亦八十此皆人臣所希邁而兩公一時有

之非昔賢所稱有道之符而嘉祥善事邪兩公
澤日益遠則母日益驩而壽日益無彊矣此之
爲壽豈鞠脰舞斑者等邪於是諸大夫曰善遂
以牘載之爲太宜人壽

奉詔旌表節孝郭母盧碩人序

曩閩有司請郭母旌今孟陬命下仲春上
兩宮聖母徽號詔致粟帛酒肉存問旌禮之
門翌月十有三日母初度乃旌而存問且觴焉
母望闕拜謝適余使至起居返命是日盈門

籍籍蓋曠典之幸觀也母初將避之爲有司奉
君命不得已而成禮潛然與姑對泣客旅進強
觴而辭之至再謂古是日思親不樂吾翁舅約
昏姻旣孤乃字而教食之且脫于之雖俾從仕
尋卒而復其無以報焉吾姑弗能養尊命屬
婦事之二年定省弗躬心常懸于左右比歸而
旌命下爲格于有司當姑存未之聞乃今視
昔如何哉吾爲冢婦憐林姑貧食貧而蚤寡未
嘗霑兄之祿給叔之少也忍飢哺之長僅糊餽

粥而以兵燹卒不能周之如願非亡人遺憾乎
今老少先朝露惟吾尙未亡且倍夫齒過之而
抱曾孫有年矣未相從於地下者爲視子成名
以報耳然子踰強仕不能承父業寔未亡人之
辜敢子勉鱗乎哉噫嘻茲母自道也余聞之士
大夫矣盧翁女多賢獨母歸儒宗翁爲諸生祭
酒請有司旌其姑母佐壻登甲科以章其知人
又嗣徽以旌不負其女訓且爲卜兆於右而翁
名附以顯矣母爲婦卽佐負土葬舅卜姑兆姑

有寒疾背溫懷抱迨革而吮血獨以發襄事是
而稱孝可謂曰難當夫櫬至車盤督郵逆閩督
學將寘道周讓之母爲亡人故郎署令甲得
乘傳矧先至奚讓焉督學壯而吊之母命姑請
姑旌因益壯之爲請姑節乃以不朽矣孝孰大
于是寔丈夫子所難也邑令憐其無后將毀業
祠逆櫬母謂以喪爲利其如亡人清白何御史
命周之族人冒請僧田則亟以狀辭官乃賻之
葬卽十二兆待叔與姊林姑歸問而亡捐壽器

爲殯夫之孝友未盡皆可以無憾焉其敬奉遺
書凡三徙以教俾子能鉸父臬而以文行著聞
有司因知夫者衆爲俎豆于鄉賢皆母成其令
名而子以錫類不隳矣若里閭誦義不能以悉
數有三八叫舟北征爲壞土貢自滿母亟命僕
援之請夫爲之備全戚屬訪夫者卒其弟求以
櫬附而盜其遺貨棄之於中流母竟善護之且
卹舟人旅櫬風波屢顛沛同鄉御史危之將捐
其兩櫬而母不忍乃俱歸焉久之寇陷城全家

以脫江上戒嚴絕舟楫遇旅櫬子而濟波及鄉
人以百數德之食報者廣也故膺盛典莫不頌
禱千百歲而爲世儀式刑母則堅罷之以守未
亡人禮卽儀式刑攸在矣嗣是起居其勿觴乎
哉長孤遇卿遠宦次孤觴余初度因請更端奉
母歡余惟母達大節蓋有古之道焉言行可著
春秋則其壽爲無疆奚必更端以從孺子驩造
卿幡然拜教書之以謝觴者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二終

